

THE GODFATHER The Sicilian

教父Ⅱ 西西里人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Mario Puzo

祁阿红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O WENYI CHUBANSHE
JIANPU, CHINA

THE
GODFATHER
The Sicilian

教父Ⅱ 西西里人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Mario Puzo

祁阿红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父. 2, 西西里人 / (美) 马里奥·普佐

(Puzo, M.) 著; 祁阿红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 2018.6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ISBN 978-7-5594-1805-0

I. ①教… II. ①马… ②祁…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6522号

THE SICILIAN ©1984 by Mario Puz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OL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3-526号

书 名 教父2: 西西里人

著 者 (美) 马里奥·普佐

译 者 祁阿红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赵思婷 孙若羚 叶启秀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x 123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805-0

定 价 7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001
/1950年，迈克尔·柯里昂	
第二部	039
/1943年，图里·吉里安诺	
第三部	231
/1950年，迈克尔·柯里昂	
第四部	255
/1947年，唐·克罗切	
第五部	355
/1950年，图里·吉里安诺	
/1950年，迈克尔·柯里昂	

第一部

/1950年，迈克尔·柯里昂

第一章

迈克尔·柯里昂站在巴勒莫港长长的木板码头上，目送那艘前往美国的大型远洋客轮起航。要不是父亲给了他新的指示，他此刻已随那艘大船启程了。

他向来时乘坐的小渔船上的人挥手告别，那些人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保护他。小渔船冲开远洋轮的尾浪前行，就像一只勇敢地跟在妈妈身后游泳的小鸭。船上的人挥手回应，他今后不会再见他们了。

码头上一派繁忙。身穿宽大工作服、头戴工作帽的工人正忙着从船上卸货，然后装上开进长码头的卡车。这些人瘦长精干，鸭舌帽遮住了他们的面部轮廓，看上去不像意大利人，倒更像阿拉伯人。他们当中一些人将成为他的新保镖，在他见到唐·克罗切·马洛之前，他们要确保他的安全。马洛是“友中友”的龙头老大。尽管报纸和外界都称他们为“黑手党”，在西西里，人们却称他们“友中友”。西西里的平民百姓从来不使用“黑手党”这个词。他们从来不称唐·克罗切·马洛“龙头老大”，而是称他“善人”。

在西西里两年的流亡生活中，迈克尔听到不少关于唐·克罗

切的传闻，有的说得神乎其神，他简直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从父亲那里传来的指令非常明确：就在今天，他将与唐·克罗切共进午餐，他们两个人将安排意大利头号土匪萨尔瓦多·吉里安诺逃离西西里。如果带不走吉里安诺，迈克尔·柯里昂就不能离开西西里。

码头的另一端，离他顶多五十码的一条窄路上，停着一辆黑色大轿车。站在车前的三个人，在耀眼的光线中，就像是金色的幕墙上切出的三个黑色长条。迈克尔朝他们走去，接着停下来点燃一支香烟，审视着这座城市。

巴勒莫位于一座死火山形成的碗状盆地的底部，三面环山，一面濒临波光粼粼的蓝色地中海。整个城市都沐浴着西西里岛正午的金色阳光。洒落在地面的阳光略泛红色，仿佛在诉说几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西西里的流血冲突。太阳给希腊神庙雄伟的大理石柱、细长的穆斯林塔楼、精雕细刻的西班牙大教堂的正面都抹上了一层金色。在远处的山丘上，诺曼古城堡的垛口依稀可见。这些都是基督诞生前曾经统治西西里的残暴军队留下的。在古堡城墙的另一侧，圆锥形的山体紧紧环抱着有几分柔弱的巴勒莫市，仿佛一道绳索紧紧地绕在这座城市的脖子上，群山和城市好像都优雅地跪着。再往上，在蔚蓝的天空中，有数不清的小红隼鹰在振翅翱翔。

迈克尔朝码头另一端等候他的三个人走去。每靠近一步，他们的身形和模样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三人一字站开，拉大彼此间的距离，准备围上来迎接他。

他们都了解迈克尔的底细：他是人在美国，但势力触及西西里岛的“教父”唐·柯里昂的小儿子；他在处决一个柯里昂家族的仇人的时候还杀死了纽约市的一名高级警官。由于这两起命案，他一

直在西西里岛避风，过着流亡生活。现在终于有了“安排”。他准备重返故土，继续当柯里昂家族的王储。他们打量着迈克尔，他步履轻快，略显疲惫，但十分警觉。他双颊凹陷，像个历经苦难和危险的人。他显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迈克尔走出码头时，最先迎上来的是一位胖胖的神父。此人头戴油腻的蝠形帽，身穿修士长袍，白色的袍领上沾满了西西里岛的红色沙尘，袍领托着的是一张肉墩墩的世俗面孔。

他就是龙头老大唐·克罗切的胞弟本杰明诺·马洛神父。他举止腼腆虔诚，对名声在外的哥哥忠心耿耿，从不顾忌与魔鬼过从甚密。有些居心不良的人私下议论，说他把忏悔者的秘密都告诉了唐·克罗切。

在与迈克尔握手时，本杰明诺神父的笑脸中透出几分紧张，可是看见迈克尔抿着嘴的善意微笑，他似乎很惊讶，也随之松了口气，因为这不像一个杀手的微笑。

第二个人虽说客气，但缺乏热情。他是西西里所有警察的上司弗雷德里科·韦拉尔迪警督。这三个人中，只有他脸上没有丝毫欢迎的笑容。他身材瘦削，但衣着讲究，对一个公职人员来说，这种讲究有些奢侈。他冷峻湛蓝的双眼是远古诺曼征服者的遗传。韦拉尔迪警督不可能喜欢这个谋杀高级警官的美国人，迈克尔在西西里可没那么好的运气，韦拉尔迪的手握起来像刀刃。

第三个人又高又壮，与那两个人站在一起显得很魁梧。他紧紧握着迈克尔的手，把他拉向自己来了个热烈拥抱。“迈克尔老弟，”他喊了一声，“欢迎你到巴勒莫来。”随后他松开双臂，用好奇而又审慎的目光打量着迈克尔。“我是斯特凡·安多里尼，和

你父亲一起在柯里昂家族里长大的。我在美国见过你，那时候你还小。你记得我吗？”

奇怪的是，迈克尔居然还记得。斯特凡·安多里尼的红棕色头发在西西里人当中极为罕见，这使他非常烦恼，因为西西里人认为犹太也是红头发。他的面孔同样令人难忘。他的嘴很大，但形状不规则，血红的厚嘴唇像刚切下的鲜肉，嘴唇上方是毛茸茸的鼻孔，两只眼睛嵌在深深的眼窝里。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是看见这张面孔的人肯定会做噩梦。

迈克尔立刻意识到神父与此事的联系，但韦拉尔迪警督的出现则使他颇感意外。安多里尼尽了一名亲友的责任，很有分寸地向迈克尔介绍了韦拉尔迪的官方身份。迈克尔顿生警觉。这个人来干什么？韦拉尔迪是萨尔瓦多·吉里安诺最锲而不舍的追捕者之一。斯特凡·安多里尼和警督之间显然结怨颇深。他们就像两个准备决斗的人，只是表面上彬彬有礼。

司机替他们打开车门。本杰明诺神父和斯特凡·安多里尼礼貌地轻轻拍了拍迈克尔，请他坐到后座上。本杰明诺神父表现出基督教的恭谦，非要坐在中间的座位上，让迈克尔靠车窗坐，因为他觉得迈克尔一定要看看巴勒莫的美丽景色。安多里尼在后座的另一侧坐下。韦拉尔迪警督早就钻进车里，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迈克尔注意到，警督紧紧抓着车门的把手，为的是随时快速打开车门。迈克尔心下思忖，本杰明诺神父赶紧坐到中间那个座位上，是想减少成为袭击目标的可能性。

轿车像一条大黑龙在巴勒莫的街道上缓缓行驶。在这条大道的两侧，有格调高雅的摩尔式住房、巨大的希腊立柱式公共建筑和西

班牙教堂。私人别墅被漆成蓝色、白色、黄色，而且都带摆满鲜花的阳台，在他们头顶上方形成了一条空中走廊。如果没有宪兵小分队（即意大利国家警察），还真是一道亮丽的景观。这些荷枪实弹的宪兵在四处巡逻，连阳台上也有站岗的人。

与周围的车辆，尤其是那些从农村运送新鲜农产品进城的骡车相比，他们的轿车鹤立鸡群。不过那些骡车都漆了生动明快的颜色，就连车轮的辐条和驾骡的车辕也不例外。许多骡车的侧面都画着富有情节的画，有戴头盔的武士，也有戴王冠的国王，这些人物都出自西西里流传下来的查理大帝与罗兰的古老民间传说。不过有些车上画着的是一个穿鼯鼠皮裤和无袖白衬衣的英俊青年，他腰里别着枪、肩上挎着枪，两行简短的故事后面总用红色的大写字母写着一个名字：吉里安诺。

在西西里流亡的这段时间，迈克尔听到大量关于萨尔瓦多·吉里安诺的故事。这个名字频频现于报端，成了街谈巷议的人物。迈克尔的新娘阿波罗妮亚说，她每天晚上都要为吉里安诺的安全祈祷，西西里岛上几乎所有青少年也都这样做，因为吉里安诺与他们休戚与共，他们崇拜他，都梦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他很年轻，二十多岁就有领兵作战的才华，打败了对付他的宪兵部队。他仪表堂堂，慷慨大方，把打劫来的大部分财富都分给了穷人。他为人正派，严禁手下人伤害妇女和神父。在惩处告密者或叛徒的时候，他总要给他们时间做祈祷，让他们清洗自己的灵魂，以便与另一个世界的统治者好好相处。这些传闻迈克尔都知道。

他们的车刚拐出这条大道，迈克尔就看见一幢房子墙上的大黑字告示。他只看清了最上头一行中“吉里安诺”这个名字。本杰明

诺神父朝车窗方向欠过身说：“那是吉里安诺的一份声明，不管怎么说，巴勒莫的夜晚依然是他的天下。”

“那上面说些什么？”迈克尔问道。

“他允许巴勒莫人重新乘坐有轨电车了。”本杰明诺神父回答说。

“他允许？”迈克尔笑着问道，“一个逃犯允许？”

坐在车子另一侧的斯特凡·安多里尼笑起来。“只要宪兵坐电车，吉里安诺就炸。不过他事先就告诫公众不要去坐电车，现在他答应不炸电车了。”

迈克尔干巴巴地问：“吉里安诺为什么要炸有警察乘坐的电车呢？”

韦拉尔迪警督回过头，蓝色的眼睛盯着迈克尔。“因为愚蠢的罗马政府逮捕了他的父母，说他们私通一名罪犯，也就是他们的儿子。这是一项法西斯的法律，一直没有被共和国废止。”

本杰明诺神父以平静而又骄傲的语气说：“家兄唐·克罗切出面斡旋，把他们释放了。哦，家兄对罗马当局非常恼火。”

天哪，迈克尔思忖道，唐·克罗切对罗马当局非常恼火？除了黑手党的一把手，这个唐·克罗切还能是谁？

轿车在一幢横亘一个街区的玫瑰色大楼前停下。大楼四角各有一个伊斯兰风格的蓝色尖塔，大门外有一个带宽绿条纹的、独特的天篷，上面印着“翁贝托酒店”字样，门口站了两个门童，制服上的纽扣金光闪闪。这些景象并没有转移迈克尔的注意力。

他那双老练的眼睛把酒店周围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他至少看见十个保镖，他们或两人一组在街上走动，或倚靠在铁栏杆上。这

些人很张扬，敞开的上衣里露出随身携带的武器。迈克尔刚下汽车的时候，有两个抽细雪茄烟的人一度挡在他前面，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好像要目测他的身高，准备给他挖墓穴似的。对韦拉尔迪警督和其他两个人，他们没有丝毫的兴趣。

这一行人进去之后，保镖就封锁了大饭店的入口。大厅里过来四名保镖，带领他们进入一条走廊。这些人的脸上洋溢着皇帝侍从般的优越感。

走廊尽头是两扇橡木大门。一个坐在豪华气派的高椅上的人站起来，用一把铜钥匙把门打开。他鞠了个躬，并向本杰明诺神父诡秘地一笑。

这是一个豪华套房，法式落地窗打开着，窗外是一座精心打理的大花园，园中的柠檬树不时飘来阵阵清香。迈克尔走进去，看见套间内侧也站着两个人。他不明白唐·克罗切何以受到如此严密的保护。他与吉里安诺是朋友，又与罗马政府的司法部长是知己，满街的宪兵自然不会威胁到他的安全。那么这个唐究竟在防范谁？害怕什么？他的敌人是谁呢？

套房起居室的家具原先是为意大利的一座宫殿设计的，扶手椅硕大无比，沙发像小船，又长又深，巨大的大理石桌子像是从博物馆里偷来的。这些东西恰如其分地烘托出从花园里走进来欢迎他们的唐·克罗切。

唐伸出双臂拥抱迈克尔·柯里昂。他站着的时候，身高和体宽几近相等；他的头像雄狮，花白浓密的头发留着黑人那样的发卷，修剪得非常精心；蜥蜴般乌黑的眼睛，像镶在肥嘟嘟的面颊上方的两粒葡萄干；他的面颊好似两块红木，左半边刨得很平，右半边长

满了横肉；那张嘴显得出奇的精巧，嘴唇上方是稀稀拉拉的胡须；他的鼻子像一根特大号的钉子，把他的脸固定在一起。

可是，除了那个帝王般的脑袋，他整个人都像个乡巴佬。他的大肚子上套着一条宽大得不合身的裤子，用两根米色宽吊带吊在肩上。他上身那件特大的白衬衣刚洗过，但没有熨烫。他没有系领带，也没有穿外套，光着脚站在大理石地面上。

他不像一个勒索工商企业，甚至广场地摊都不放过的人。很难相信他欠下了一千条人命，他对西西里岛西部的控制就连罗马当局也自愧不如。他富甲一方，连那些在西西里岛拥有大庄园的公爵和伯爵也相形失色。

他敏捷轻盈地拥抱了迈克尔一下，接着说：“我和你父亲小时候就认识。他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我感到很高兴。”接着他询问客人一路上可好，现在有什么要求。迈克尔笑了笑说，如果能来点面包和葡萄酒就好了。唐·克罗切立刻把他领进花园。他也像其他西西里人一样，只要有可能，就在户外用餐。

在柠檬树下事先就摆好了一张小桌子，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摆着擦得亮晶晶的玻璃酒杯。用人把宽大的竹椅向后拉了拉，唐·克罗切亲自安排座位，客气的程度与他六十多岁的年龄很不相称。他安排迈克尔坐在自己的右侧，让当神父的弟弟坐在他的左侧。接着他让韦拉尔迪警督和斯特凡·安多里尼坐在他对面，对他们显得不冷不热。

西西里人对吃很在行。当有美食可享用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也敢开唐·克罗切的玩笑：在杀敌人和品美食之间，唐·克罗切更愿意选择后者。用人们把食物端上来时，他坐在那里，双手拿

起刀叉，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迈克尔环顾四周，见花园里有一道高高的石墙，至少可以看见十名保镖，分散坐在几张小餐桌前，每张桌上最多两个人，而且离他们都有一段距离，以便让唐·克罗切和他的客人私下交谈。园子里弥漫着柠檬和橄榄油的清香。

唐·克罗切亲自把一块烤鸡和一些土豆放进迈克尔的盘子，把奶酪末撒在他旁边小碟子里的通心粉上，接着往他的酒杯里倒上本地产的浑浊的白葡萄酒。他饶有兴趣地招待着这位新朋友，真的觉得让客人吃好喝好至关重要。迈克尔确实有点儿饿了，因为从天亮到现在他还没有吃过东西。唐·克罗切不断往他的盘子里放吃的，不过也非常注意其他客人的盘子，必要时他就给用人打手势，让他们添酒加菜。

酒足饭饱之后，唐·克罗切呷了一口浓咖啡，准备言归正传。

他对迈克尔说：“这么说，你是准备帮助我们的朋友吉里安诺逃亡美国咯？”

“这是我接到的指令，”迈克尔说，“我要确保他进入美国，不能有半点闪失。”

唐·克罗切点点头，他那红木似的大脸上露出肥胖者略带睡意的和蔼。他那震颤的男高音与他的长相及身躯极不相称。“我把萨尔瓦多·吉里安诺交给你，这是我和你父亲两人的约定。不过现实生活不会那么顺顺当当，总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现在要我继续践约就很难。”他举起手，示意迈克尔不要打断他，“这事不能怪我，不是我出尔反尔，而是吉里安诺谁都不信，他连我也不信。这么多年来，几乎从他成为逃犯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帮助他。我们曾经是合作伙伴。他现在才二十七岁，在我的帮助下，他成了

西西里最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现在五千名意大利军人和警察正在搜山，他已经走上穷途末路。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让我插手。”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迈克尔说，“我收到的命令是最多等他七天，之后我必须动身回美国。”

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明白，为什么帮助吉里安诺出逃这件事对他父亲来说这么重要。这么多年他一直流亡海外，现在归心似箭。他逃离美国的时候，父亲身受重伤躺在医院里，大哥桑尼遇害，柯里昂家族陷入与纽约其他五大家族的生死较量之中，这场争斗从美国一直蔓延到西西里，迈克尔年轻的新娘也遭人杀害。他父亲确实几次派人捎信，说他已经伤愈，并且与五大家族握手言和，还安排撤销了所有针对迈克尔的指控。迈克尔知道，父亲需要他的帮助，姐姐康妮、哥哥弗雷迪、父亲的养子汤姆·黑根，还有他可怜的母亲，他们都十分想念他。母亲肯定还在为失去桑尼而伤心。迈克尔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凯——在他失踪两年之后，她还会想念他吗？但最重要的是：父亲为什么要让他推迟行程呢？这件和吉里安诺有关的事肯定非常重要。

突然，他觉察到韦拉尔迪警督那双冷峻的蓝眼睛正盯着他看，那张瘦削的贵族脸上露出鄙弃的神情，仿佛迈克尔表现出了胆怯。

“别着急，”唐·克罗切说道，“我们的朋友安多里尼现在还是我和吉里安诺及其家人之间的联络人，我们一起想想办法。你去特拉帕尼时，顺道去蒙特莱普雷看望一下他的父母。”他顿了顿，庞大的面颊上掠过一丝微笑，“你的办法他们都告诉我了，全部都说了。”他特别强调了一下，不过迈克尔认为他不可能知道所有的计划。教父从来不会向任何人把一切都和盘托出。

唐·克罗切继续说道：“我们这些关爱吉里安诺的人取得了两点共识。一是他不能再留在西西里了，二是他必须移民美国。韦拉尔迪警督也同意。”

“即使是在西西里，这件事也很奇怪，”迈克尔笑着说，“这位警督可是发誓要抓住吉里安诺。”

唐·克罗切笑起来，笑声显得短促而尴尬。“谁能理解西西里？其实也很简单：罗马政府宁可让吉里安诺在美国愉快地生活，也不想让他在巴勒莫法庭的证人席上大声控诉，这就是政治。”

迈克尔觉得费解，心里很是不快。这是计划之外的事。“为什么放他一条生路反而对韦拉尔迪警督有利呢？吉里安诺死了不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韦拉尔迪警督以不屑的口吻说：“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唐·克罗切喜欢他，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

斯特凡·安多里尼恶狠狠地瞪了警督一眼。本杰明诺神父一味地闷头喝酒。唐·克罗切板起面孔对警督说：“在座的各位都是朋友，我们必须对迈克尔说实话。吉里安诺手上有一张王牌，是一本日记，他说那是他的遗嘱，里面有证据证明在他逃亡期间，罗马政府的一些官员出于自身政治上的目的，帮助了他。如果那份文件被公开，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就会垮台，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将取而代之统治意大利。韦拉尔迪警督和我看法一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愿意帮助吉里安诺携带遗嘱离开，前提是绝不会公开遗嘱的内容。”

“你看过那份遗嘱吗？”迈克尔问道。他心里在嘀咕，不知他父亲是否知道这个情况，他根本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份文件。